



丁力，《无题》，2015，布上油画，80 x 60 cm，没顶画廊 | 图片提供

## 从卫星上看了一个展览

**不够冲动是魔鬼**  
中国上海 | 没顶画廊

2015年10月17日-11月11日

（高铭研 | 文）画廊每一年都会做几个展览，对于艺术家而言每一年也或多或少也都会参加一些展览。

当我看完没顶画廊举行的《不够冲动是魔鬼》后，我便下楼坐在M50的某咖啡店一角，看着人来人往的这个艺术园区，心中暗自琢磨着：今天这里又有多少家画廊开幕、这个园区之外又有多少？同时还有多少艺术家正在展出他们的作品呢？

现在的展览只要一开幕，微信朋友圈便是一通刷屏，随后多少都有些报道。而这些刷屏、报道，我也看过，感觉不痛不痒地表达着祝福的同时也透露出略显暧昧的“中立姿态”。当然啦，在今天的当代艺术语境中，艺术展览已经逐渐转变成一种商业模式，艺术圈也逐渐更为商业，那么在这个圈内的各类角色也都或多或少具备了一些“商人”的特质。对于“商人”而言，双赢则是最好的选择，各取所需呗。谁还会在台面上真正批评，或是严肃探讨某个展览、某个作品呢？与其说没人敢去不必要地得罪利益集团，还不如说在这种商业模式下，只要展览现象成立便是一种成功。

我觉得作品的好坏见仁见智，只是这次的《不够冲动是魔鬼》就展览而言做得真不怎么恰当，在这也不想讨论展出作品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欠妥。只是就我以前对于参展艺术家的了解而言，在这次的展览中他们并没有展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当然会有人马上反驳我，用“为什么一个艺术展览就一定要展出最好的一面”等诸如此类的话语。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我们都有各自的立场，

这样辩下去也实在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这里我说“最好的一面”，也不单单只是一个“好”字而已。最拿手的创作，研究最久的想法，亦或是在当下最想展出的个人面貌，是参加这个群展还是该做个展，这套作品是否还有更适合的展出形式等等，在这次的展览里这些因素都是与我所讲的“最好的一面”是有一定距离的。其实艺术家自己心里最清楚，如果让他们自己选择拿什么作品，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时，他们的选择未必是今天这样吧。

现在的展览缺少了一股劲，也许是一股冲劲、也许是一股拧劲。至于到底少了什么劲，我也说不准，但是没有“劲”的展览，除了恭维的话语，我也是实在说不出别的来。今天的艺术家变得容易妥协了，不只是艺术家，而今天的一切都变的容易妥协了。

艺术家可以拿出希望让观众喜欢的作品，也可以做一个让观众并不那么容易接受的展览。当在做这些决定之前，说是一定要做过思想斗争也过于苛刻了，不过至少是要有过思考的。如果就这样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话，就算做成功了一个展览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益处。

时间在这么流过，接下来一年一年又会有很多画廊做着一个个展览，艺术家们也会参加着这些不多不少的展览。其实一切从卫星上俯视也没那么重要，我依然坐在某咖啡店一角，喝着兑了水的国产啤酒，嘴中支吾着牢骚罢了。



关小，《基本逻辑》展览现场，2015，天线空间 | 图片提供

## 剪辑的节奏

**关小个展：基本逻辑**  
中国上海 | 天线空间

2015年10月9日-11月27日

（顾灵 | 文）常驻北京、来自重庆的艺术家关小近日在上海天线空间举办了个展“基本逻辑”，从展览的整体面貌上来看，延续了她既往的创作脉络。方正的展厅中央竖了一面展墙，左右两侧分设了多组装置，转角两面展墙上挂着“调色板”系列雕塑。布局敞亮，行走在作品之间的观者可在周遭的不同作品之间寻觅有机的联系。进门左侧的玄关墙和展墙分别展示了两部三屏录像：《隐藏曲目》和《行动》。录像所用素材皆取自网络，其中不少片段甚至还带着电视台或摄制方的 Logo。《行动》片长 10 分钟，秉承着“看见即相信”的广告式观看逻辑。片中字幕与节奏感鲜明的鼓点式配乐组织出颇具感染力的肯定语气：“…在不断的相遇中，用行动制造自己的节奏…”镜头沿着简明的叙事线索推进，在人的种种行动之外，还有风卷云舒，直到“…成为物体，成为植物，成为动物，我们就是自然…”最后以散射光芒的索尼 Logo 收尾。媒介技术的发展与网络的无处不在让录像艺术创作不再仅以艺术家摄录为单一的方法，而越来越常见地以剪辑现成视频素材为手段。此类创作方式的转变不仅体现在录像中，也延展到了其他媒介，从摄影到装置，难有例外。而实物与其图像在意义上的重叠或者差异，随着素材数

量与广度的几何式增长，不论实物抑或图像，均从语义学、符号学的范畴中逐渐蜕变成某种模糊不清的多重意义的杂糅体。

中央展墙两面，贴墙而立的两组装置均以背景布支架悬挂数码打印广告布作为每一件装置单元的底色，正墙的三个单元以对称重复的多彩蛇纹鳞片图案衬托着油漆桶、摄像机与长镜头为造型的造物、如意或人头造型的雕塑等；背墙四个单元所用蛇纹鳞片图案则为单色，用玻璃钢做的四件假石阶顶部分别嵌有不同型号的汽车排气管。展厅中另有三件装置，其中两件以根雕形态的塑形为支架，另一件由六个黄铜做的圆凳垂直堆叠成塔状，每一件都用到了汽车轮毂。而“调色板”系列墙面雕塑则以红、绿、紫、棕、蓝、黄六色渐变，在调色板形状的木板上用手指按压漆形成层层叠叠的“鳞片”。

近年来“后网络”一词大热，艺术家对新鲜视觉语言的敏感度在网络信息的分秒间被每日锤炼。从现成品一路走来，艺术家在制造视觉、制造观念的平行道路上，寻找新的释放表现力与沟通力的



关小, 《叮叮》, 2015, 雕塑, 115×40×78 厘米, 天线空间 | 图片提供



关小, 《基本逻辑》展览现场, 2015, 天线空间 | 图片提供

语言及方法。而此种趋势,也难免沦为一种艺术界的时尚潮流。当一切皆可以是素材,而创作媒介之间的界限被消弭,像“基本元素”这样的个展正如其标题,在录像、装置、雕塑的并置中镶嵌着必然在场的现成品与现成视频。而艺术家试图借此探索的一种观看逻辑也在“相信你看见的”与“不信你所看见的”这样的所谓图像观看逻辑之外。如果说网络是一种吸入式的体验,也就是说,人的注意力与思考被完全吸入了一个虚拟信息所构建的环境;那么展览则应该仍能做到同时在物理与思考层面上将观者吸入。不过,身处展厅之中,我却觉悬于这十数件作品所编织的网络缝隙中。眼睛所见的渐变色彩,种种造物及其缺失的功能,种种造型及其逃逸的美感,都似乎要捞到观者的神经,却怎么也触碰不到。

从艺术家 Katja Novitskova 到 Hito Steyerl,从艺术组合 DIS 到新媒体平台 Rhizome,从柏林到纽约。尽管网络在全世界是同一个网络,但又不尽然。中国的网络防火墙不仅从侧面扶持了本土的搜索引擎、视频网站、社交媒体等,也同时在无形中强化了墙内的网络生态。对于那些装着 VPN 自如翻越墙头的网友而言,英语网络世界的大氛围是值得向往、乐于参与的;如若不参与,被隔离的焦虑感就会油然而生。网络成了同时在打破或强化地理、民族乃至国家隔阂的存在,网友也在某种程度上联结为一个与无数个共享信息甚或价值观的集体。正因隔了一座墙,信息这一“基本元素”被

披上了不同的色彩。在墙内,从脑洞常开的弹幕到鬼畜视频,时事政论、调侃明星、卖萌卖呆,网络既是素材库,也是传播渠道。由搜索行为主导的再创作,一方面是如何在广袤的信息网络中寻找、筛选并抓取素材,另一方面则是重新地剪辑与再创作。然而搜索同样暗含着权力关系与商业目的,甚至已经成为了信息流通必然的组成元素。当艺术家剪辑而成的一件作品中包含了来自不同文化、政治背景、不同时期、不同指向、不同质素的视觉材料,个中的意义又怎会是明确而清晰的呢?在这一剪辑的过程中,关小创作的核心似乎更多只是停留在视觉的造型上,而其余内涵的意思,则全抛给了观者的个人经验与观看习惯。毕业于导演系的关小从电影工业跨入艺术创作的初衷在于更为多元、开放的沟通语言,以及创作环境。与影像的剪辑相较,制成实物的装置以不同的材料、功能、流通价值散发出同质化的气息。正如每一条不同的信息在被打乱、删减、修改的过程中被剪去了原先的特定性,而转化为某种标本;从而即便在形态上相异甚远,然而此物与彼物,此像与彼像,又在根本上似乎就是同一件东西。

这样看来,一件东西是现成的还是专门做出来的,一件东西的造型与被赋予其的意义;一张图像是现成的还是专门做出来的,一张图像的视觉呈现与其所内含的意义,都在同一个现场被释放,然后又又在顷刻间消散了。



关小, 《纪录片：从国家地理到 BBC》, 2015, 装置, 700×176×300 厘米, 天线空间 | 图片提供